

清明过后长昼暖

于忠宁

清明追远 人心自愁思

帝里重清明，人心自愁思。幽居家中，看窗外街景，从清晨开始，大大小小车辆排成长龙，静默地向西艰难挪动。这条街是复兴路沿线，往西三公里是八宝山公墓，再往西山方向走则有福田公墓、西山公墓等作古者长眠之所。从上个周末开始，从京城各处来祭扫的人们就在这条路上汇聚，他们静默地排队等待，紧闭的车窗里藏着一张张哀戚的脸。

站在窗前看风景，祭扫的车龙蜿蜒向西，直至乱入树木看不见。远山青黛，西半天大写意的几笔横云，衬出了天空无边无际的寂寥，天空下是化不开的各家断魂心事。

胸有块垒，无以浇之。昨夜接到老家叔叔电话，说已备好酒果鲜花，待明天上坟祭奠父祖，多准备了一份，算我的心意。未在清明回乡祭扫，我心里愧疚难当。想来看到山里比邻者墓前热闹，父亲在地下也有些寂寞吧。前天入眠，梦里我在外面呼朋引伴，父亲喊回家吃饭。饭桌上还是那样讷言，吃完饭各自出门，别无他话。一个浅浅的寻常的梦。哎，那样一个温和的他，在梦里寻下亲人都是轻轻地来，不忍打扰这一夜安眠。一别经年，锥心之痛已然远去，平常日子忙忙碌碌，想他的时间有限。想来不少人如我一样，在一年唯一的追终慎远的节日，感时念亲，想着去跟久别的亲人打打招呼，追而祭之。

如今，乡下也宣传文明祭扫，安全祭扫，不再允许烧纸钱了。父老们讨论起来，大都觉得对于政府规定于理支持，但对于逝者，时兴的祭奠之物总觉得心意不足，再多的鲜花也不如一沓香纸钱实在，能够沟通阴阳，传达心意。毕竟，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，老百姓们对于生死有着根深蒂固的

朴素认知，亲人去了地府，需要足够的买路钱吃饱穿暖，他们在世时苦吃够了，但愿到地下后能过得舒适一点。

犹记得送别父亲时，一怀杯黄土垒成的新坟前，亲友们送的纸钱一堆堆地烧，纸灰纷飞，一开始透过薄薄的青烟，感觉周围空气在横着呼啸流动，再一会烟浓了，骤然锋利，击打着鼻腔，呛得肺都扯得疼。那种辛辣的味道时隔十余载还记忆犹新。

昔日枇杷树 今已亭亭如盖

宋人有诗云：“南北山头多墓田，清明祭扫各纷然。”相信有过祭扫经验的人都熟悉这样的场景。

故乡的山就是如此，大片丘陵起伏和缓，山半腰开始梯田连绵不绝，再往上走，山路崎岖，树木葱茏，野草丛生，掩映着一座座或新或旧的坟墓。小时候跟伙伴玩耍，迷了方向，误入其中，总觉得鬼气拂拂，寒冷入骨，没命地朝山下跑。等到长大后，有了伤逝之痛，再到山上墓地，到别的地方任何一处墓园，都不再感觉森然。反而是对逝者的长眠之所深怀敬意，走近心生亲切。

经历了生死离别，人们就从心理上告别了年少无忧。最近几年，常读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，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”，平淡无奇，却情深难抑，切肤的思念之痛非亲历者难以体悟。那些墓前垂首肃穆的人，是不是都有着自己的枇杷树故事，要诉于长眠者？

这篇文章是昔日中学课本所学，当时读来全无感觉，印象深刻的是少年们为了完成背诵任务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同样曾读来无感的，还有《世说新语》“伤逝”篇中关于曹丕的一则故事：在好友王粲的葬礼上，曹丕对群臣说：“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”遂领头悲嘶，吊客皆一作驴鸣。二十出头读此篇，觉得曹不至于狂诞。等到后来读其《与吴质



马中举摄/中新网

书》，“昔年疾疫，亲故多离其灾：徐、陈、应、刘，一时俱逝，痛可言邪！”“谓百年已分，可长共相保，何图数年之间，零落略尽，言之伤心！”哎，道不尽人生生长恨水长东。

原来王粲的病疫，仅仅是建安之疫的开始。这场疾疫，从东汉末年建安二十一年冬，一直跨越到二十三年初，不知多少人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。曹植《说疫气》写道：“建安二十二年，疠气流行。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”再看曹丕的“驴鸣”，就懂了其因沉哀剧痛，方有此如痴如狂之举。

今时再读此文，更有复杂滋味涌上心头。刚刚被病毒肆虐过的大地，又添了几多新坟。亲人因疫骤然逝去，摇落了多少人内心的明媚。那些曾经活泼的灵魂，再也享受不到现世蒸腾的烟火。这个清明，前去祭奠新丧者的人们，别人难以慰藉，他们的捶心之痛只能依靠岁月渐长，慢慢结痂，只是纵然愈合，那个疤痕却是永在了。

梨花落后清明 日长飞絮轻

清明祭扫，吟哦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者，不知凡几。这是个让人感怀的节日，清明前一二日是寒食，古时传统禁烟火，吃冷食。寒食清明节，听起来就泛着冷气，浸着薄湿。

心里涌起了诗意，拿起书本排遣一二，想来想去最适宜的是细品苏轼的《寒食诗帖》。“空庖煮寒菜，破灶烧湿苇。那知是寒食，但见乌衔纸。君门深九重，坟墓在万里，也拟哭涂穷，死灰吹不起。”流放岁月隐藏的不平、悲苦，在行草的线条中宣泄而出。笔势倾侧跌宕，倾诉着顽强、对抗。

清明的品格与这幅被称为“天下行书第

三”的作品相像，它不完全是个悲苦的节日，“清明断雪”，它还是个重要的节气，经历着、对抗着、驱赶着寒冷。

作为节气的清明，处在仲春与暮春之交，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之清明”。清明的习俗，除了寒食、扫墓之外，还有踏青、植树、荡秋千、插柳条等。

母亲常说，冬天的厚衣服不着急清洗，等过了清明才能完全放下心来。可不是么，清明的到来，往往意味着温暖的降临。存着几张以前扫墓的照片，几层春雨，父亲的坟头长出了细细长长的草，嫩嫩地闪着绿。真的是地气暖了。这个时节扫墓，路边、墓园、山野，到处可见生命的勃发，人们郁积于心的千愁万绪，略有个安排处。

这个节气多雨，却透着暖，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过不了几日，人们彻底就能告别寒冷，目力所及，芳原绿野，自是活泼一片。宋时词人晏殊云：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，日长飞絮轻”，道出清明之后春光轻快流利之美。所有的节日中，大概只有清明有这样的意味。慎终追远与放歌逐春，黯然与清亮，沉重与轻盈，看似矛盾又和谐地交缠在一起，节日与节令水乳交融。

这个有着独特味节的节日，承载着我们血脉里的眷恋与哀思。亲终既葬，从此日月已远。韩愈在祭其侄十二郎时泣泪写道：“言有穷而情不可终，汝其知也邪？其不知也邪？”纵然知道天人永隔，再多深情难赋，人们还需要这么一个节日，需要一个仪式，对故去的亲人进行探望和问候，祭奠与缅怀，轻轻问声：在那边还好吗？

相信你一定听说过“高质量陪伴”这个育儿理念，某妈妈某爸爸某医生某专家在某书某博某头条某公号上都这么说，还会举例种种，论述云云，言辞凿凿，立论遑遑。什么“我每天一小时的陪伴胜过你的二十四小时”“这么做，每天5分钟也让孩子爱上你”“只要掌握这几点，你的陪伴质量马上提高”等等。

按这些育儿大师们的说法，他们一天8个小时忙着工作，还有一个小时读书，俩小时健身，三四个小时留给二人世界……一周中的一个半天，给他们最爱的孩子立意深远、形式多样、内容充实的陪伴，或做游戏或做手工或读绘本，据说远胜于那些成天“躯壳式”陪伴的家长。举例而言，他们会在去公园的路上，一边看着儿歌对孩子进行浸润式教育，一边教孩子交通规则，还一边陪孩子玩玩具，这样一个时间干了4件事。再如，每周安排课表，周一画画、周二手工……如此这般。由此，他们不仅不丢失自我、得到了成功、还培养出了具有幸福感的孩子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的“圣经”还被一群宝妈宝爸们捧读。

打量一下自己，我发现我每天做得最多的就是大师们所指摘的“躯壳式陪伴”。比如，我最爱陪他睡觉。因为每次他睡着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像天使一样可爱，心都被融化了。他在我的身边，宁静安详；我在他的身边，幸福满足，我常常会猜想他在做什么梦，为什么嘴角会时而上扬，为什么眉头会忽然一皱。小小的他依偎着我，身上泛着淡淡的奶香，呼吸轻轻的，只有天地都安静才能听到。我守护着这个稚嫩的、神奇的小生命，感觉母性的光辉把整个世界都点亮了。这样的时光，真是千金不换。醒来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看到的就是那么爱他的我，他也爱我、信任我，总是笑盈盈的，那声音真是超级治愈。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相爱的人要睡在一起，那种守护的满足与被守护的幸福，真是让人陶醉。

我没有传授给他任何知识，没有培养他任何的能力。至于给孩子准备餐食、换洗衣物、接送往来，这些细碎又繁杂的付出更是陪伴都谈不上，成功人士们认为这些是可以被代劳的，因为时间成本太高。

其实，我也很羡慕育儿大师们的人生，他们事业成功、家庭美满，健身娱乐啥都不落下，还能和孩子玩一百种游戏，做着看起来十分好吃的餐食。我真的不能。我不知道时间去哪儿了，反正没有时间早上起来画个精致的妆再送孩子上学，也没时间减掉二十斤赘肉让孩子拥有一个完美身材的妈妈，更没有时间把每天的花样辅食和个性穿搭传到网上和几万粉丝互动。没错，我的确不会管理时间，我也活不回原来的样子了。但又怎样呢？人生本来就翻开了新的一页，我花更多的时间在他的身边，他玩的时候，他吃饭的时候，他睡觉的时候。我不刻意的设计游戏，该爬的时候让他尽情爬，该出门的时候教他规矩和准则。他不需要一个时间里干那么多事，吃饭就是吃饭、游戏就是游戏，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。人生那么长，世界那么大，他需要学会其中运行的规律，我能做的就是让他更多的体会，这就是我的陪伴，或者说是孩子陪伴我归零，重新成长。

说什么质量，这事本来就不能用高低衡量。玩游戏，姥姥奶奶未必比你差，孩子，需要的是爸妈的爱。也不是说，自己刷着手机待在孩子边上就是陪伴了，那是看着而已。一个外卖小哥带着孩子风里来雨里去地送餐，不是陪伴吗？一位出租车司机载着孩子披星戴月地拉活儿，不是陪伴吗？生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，这不是更好的教育吗？真正让人佩服的是，双手搬砖还背着孩子，而不是一边喊着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、做更好的自己一边把压缩陪伴时间说成高质量。

也许是上天厚爱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育儿路上有父母分担，生活也不至于艰辛，比如我，尚能有时间完成自己的理想。这种更接近生活的陪伴，虽然说不上一石多鸟，但是，我希望他享受生活细微之处的快乐。当我们都沉默不语又相互不能分离时，这份心灵微妙的感觉，难道不是高质量的？

明天我要去武汉

王童

明天我要去武汉，登上龟蛇顶，爬上黄鹤楼，吃一碗热干面，来一钵啤酒鸭，叶开泰街的老酒酣畅润泽。明天我要去武汉，樱花盛开之际，穿过月湖路，奔向珞珈山。在花丛中我寻觅爱情，在缤纷里我嗅着春天甜蜜的气息。明天我要去武汉，沿长江桥我驶过三镇的街区。武昌城下聆听起义的枪声，禹王宫前平成河汉江流。枪声点燃了焰火普天光照，大禹王抖开荆楚雄雄风。明天我要去武汉，我要游东湖，我要渡长江，我要攀上古琴台让《高山流水》泻进心潮，让俞伯牙隔世再生，弹奏起太子长琴，使天下欢歌。明天我要去武汉，劈山，铺路，架桥，开楼盘读池莉的小说荆州花鼓戏，池莉打造了汉正街，花鼓戏唱起《打莲湘》。汉阳造扛在肩上定居在芳华楼。我是屈原的后人，我谓九头凤凰，世世代代，绵延春秋。

也说说古典音乐

欧阳

新近看到有文章论证说，古典音乐如何如何，甚至肯定地下结论说，听古典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，因为古典音乐会带给孩子优良的培养什么。

坦率地说，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。别的不说，纳粹那帮家伙喜欢瓦格纳的就不少，以至于在不少影视作品中都有纳粹军官听瓦格纳唱片的片段。从这个层面看，所谓“不会变坏”就不太苟同。

换个角度。我一直不太清楚的还有另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是“古典音乐”，曾经想考证清楚来看，可惜后来还是半途而废。据我了解，“古典”是源自 Classical，总觉得应该是经典更恰当一些，因为非经典的都散遣了，留存的自然就是经典了。

不仅如此，从时间概念上分拆，也是一个烧脑的问题。晚至肖斯塔科维奇，其第五交响曲完成就是很晚近的事，大概是1937年以后，“古典”不到哪里。还有，很多杰出的当代作品，比如歌曲都可以称作 Classical，像约翰·列侬的甲壳虫乐队，还有鲍勃·迪伦和迈克尔·约翰逊，而像韦伯的《剧院魅影》和《猫》，甚至被认为代表21世纪百老汇艺术风范的 ABBA 组合之《MAMA MIA》(妈妈咪娅)等，排列在 Classical 的列表中，必然是没有异议的。所以，“古典”音乐之说不太妥当，经典的说法更贴切。

话虽然这样说，但人们在指称“古典”音乐的时候，通常指的是“古典”范式的器乐曲和歌剧，诸如歌剧《卡门》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，以及各种协奏曲、交响乐、奏鸣曲和乐器组合重奏、独奏，还有巴赫类的赋格曲等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在旋律和表现方式上的特征。

有种说法，声称“古典”是艺术化、专业化的高雅形态，大概也是有别于民俗、流行，或者还有放任自由的爵士之类。不知道欧洲的学问家是否也有这种高论，只是想到那些意大利渔民或者牧人放开嗓子的歌咏，也被归类到“高雅”艺术的领域，很难不让人对这种理论产生疑惑，那些年代久远的西洋歌谣，在

流行初始，传唱的放羊山民很可能并不识字。

当然，以专业创作的尺度来界定古典音乐可以接受，通俗、爵士等不是创作的吗？

我倒是觉得，用“去时间”化概念的经典来命名“古典”音乐更贴切一些。

不扯闲话了。重要的是，当我们说古典音乐的时候，人们知道其指向的是何种类型的作品，就算是我们不能排列出细分的门类和品种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些我们习惯称之为“古典”音乐的旋律更能代表“抽象”的人，其所表现(表达)的爱恨情仇、喜怒哀乐，是可以超越种族、文化的，是可以超越不同语言——同样在本质上离不开音韵——不同地域环境局限的。

实质上，音乐经典是那些最能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旋律，是我们不能清晰表达，却能明确感受到的心灵共鸣，恒久却又常新……

虽然事实不支持“古典”音乐能教化好个体的说法，但作为音韵旋律殿堂中的灿烂宝石，经典音乐无疑能够带给人心灵的净化——无论您是“好人”还是“坏人”。

此外，还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音乐解读我更喜欢，那就是古典音乐叙述的是理想，是人类理想最极致的表达，尽管它是用非语义化的符号传播的。比起较流行(通俗)作品来，是更高级的天籁之音。这里当然不是说“通俗”音乐低级。一般而言，流行音乐代表的是现实生活，是日常生活的情绪倾诉。

正因为如此，一个人只要爱上古典音乐，我相信一定会比之前更“脱俗”，也会因之更愿意为理想而奋斗。

有人说热爱音乐的人，最后都将回归爵士。这种说法估计不是可以达成普遍共识的叙事，但并不是空穴来风，我以为这一论断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。爵士意味着放飞心灵的自由倾诉和个性自如的充分展示，这也不是人类的理想吗？



陋室观复

凝视前生

冷秋

实。除了这一真实外，再无他物。

我视自己血热的身体，为一场不可逆的实验，一次短暂的旅行，视他为一个瞭望的窗口，一扇走出去的门。视他为一，也视他为无穷。

我想，我的身体，有着世间几乎所有的秘密。这样的存在，一定是超越时空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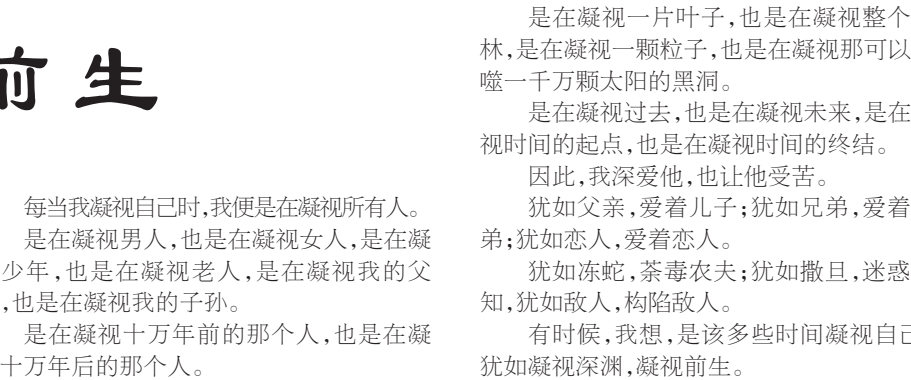
每当我凝视自己时，我便是在凝视所有人。

是在凝视男人，也是在凝视女人，是在凝视少年，也是在凝视老人，是在凝视我的父亲，也是在凝视我的子孙。

是在凝视十万年前的那个人，也是在凝视十万年后的那个人。

我们玩游戏是为了躲避生活中繁琐的任务，但却在游戏里做各种繁琐的任务。

赵春青 画



是在凝视一片叶子，也是在凝视整个森林，是在凝视一颗粒子，也是在凝视那可以吞噬一千万颗太阳的黑洞。

是在凝视过去，也是在凝视未来，是在凝视时间的起点，也是在凝视时间的终结。

因此，我深爱他，也让他受苦。

犹如父亲，爱着儿子；犹如兄弟，爱着兄弟；犹如恋人，爱着恋人。

犹如毒蛇，荼毒农夫；犹如撒旦，迷惑先知，犹如敌人，构陷敌人。

有时候，我想，是该多些时间凝视自己，犹如凝视深渊，凝视前生。